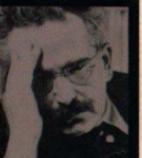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

文化的宗教性

本雅明、伽達默爾、勒維納斯
的文化理論

【朱大成 著】



文化 的 宗 教 性

本雅明、伽達默爾、勒維納斯的文化理論

朱大成 著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 · 38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文化的宗教性

——本雅明、伽達默爾、勒維納斯的文化理論

作者 朱大成
執行編輯 殷子俊 張雲濤
封面設計 冼錦堂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出版總監 楊熙楠
電話：2694 6868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箱：publishing@iscs.org.hk

本書版權 © 2010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10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Monographs Series 38

The Religious in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Culture in Walter Benjamin, Hans-Georg Gadamer and Emmanuel Lévinas

By Nicky Tai-shing CHU

Copyright ©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2010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10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13: 978 962 8911 67 7

The Religious in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Theory of Culture in
Walter Benjamin, Hans-Georg Gadamer
and Emmanuel Lévinas

by Nicky Tai-shing CHU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序

我們相信作為推動漢語神學的第一步，遙譯學術文典是重要和首要的，為此出版「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就成為「研究所」立所基石。文庫的出版其一是為中國學人提供一個可供研究的文獻資源，更重要的是為了要踏出第二步，就是我們自始至終的執着：鼓勵中國學人以漢語的文化資源及生存經驗重新詮釋歷代基督教思想和漢語神學。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的設立在在說明我們如何從理念進到行動。我們期許使「叢刊」成為百家平台，在着重以漢語資源和作者的個體或其所屬團體的生存經驗為依歸的同時，也着重海納百川的多元化學風，成為各自表述，百家爭鳴的漢語神學。我們不冀求漢語神學的共識或正統，我們更期待不同的神學論述的爭鳴和砥礪，這種不穩定性和爭論性就成了初生之犢的漢語神學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叢刊由設立至今書目累積有成，從出版分類漸見端倪，對西方神學思想的吸納和詮釋、中國現代性的反思、中西文化對話、中國基督宗教的實證研究和多元論述的漢語神學，其中隱約地漸漸透現出當代漢語學人對基督教學術的不同關注和進路，使漢語基督教研究和漢語神學呈現更立體和多維的形象。

我們深信，隨着漢語基督教研究學者的持續反思和創作，各方人文學界和教會學界的學人更多的對話和合

作，未來的漢語神學將展現出更豐富的姿彩和更堅實的內涵，俾能為普世神學作出貢獻。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二〇〇七年六月

拉許序

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和巴迪烏（Alan Badiou）論及聖保羅、德里達的公義論述，一再把宗教性問題帶回文化理論的核心，可是那些討論未有包括朱大成的講論。朱大成的論文處理了救贖的現時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卡巴拉論（kabbalism）和獮賽亞論以及勒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踰越存在」的無限時間理念；可是箇中還隱含着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基督宗教，植根於真實歷史時間中的基督宗教，救贖和本體論早已蘊蓄其中。這書正正適切地介入當今的文化論爭，是基督宗教信仰者、猶太教徒、無神論者和道教信徒所必讀。

拉許（Scott Lash）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張序

文化救贖與生命體悟 ——《文化的宗教性》引起的思考

如果要對《文化的宗教性》進行「歸類」的話，我寧願把其看作哲學著作，而非所謂宗教學或者神學的著作，儘管它背後傳達出非常深刻的宗教——神學意蘊。它通過對當代歐洲三位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和勒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宗教）思想的研究，揭示出宗教性如何體現在哲學對真理的追尋中：本雅明從概念世界尋求柏拉圖的理念，伽達默爾從個別性尋找普遍性，勒維納斯則從存在的有限性中辨析出無限。在我看來，理念、普遍和無限都是宗教啓示哲學的本質要素，它們的母身就是神話象徵，以及體現在祭祀、巫術、占卜、聖禮這些宗教踐行中的神秘觀念。

我的意思是說，從宗教母胎孕育出來的哲學，用自己的思辨概念，表達了宗教用神話象徵對世界進行賦義的神聖化活動。換言之，人類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周遭世界進行神聖化的賦義活動，這是文化最基本同時又是最深層的內容——至今亦然。由此觀之，宗教承載着文化，也為文化的發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養料。¹

1. 謝林（F. W. J. Schelling）給予神話故事以更富哲學思辨的解釋，認為只有哲學家才能夠發現在表面不一致的故事中的意義。就是說，只有哲學家才能發

宗教是人類生存最古老的一種現象，以至於不少宗教研究者都把人的生存視為一種宗教性的生存。文化——「以文教化」——的宗教性不管如何定義，至少要回溯到宗教的原生狀態來考量。所謂的宗教原生狀態，就是宗教的「生存性內核」（die existentielle Kern）。²它既可以追溯至澳大利亞土著人或者南美火地島人宰殺動物以向神靈「獻祭」的儀式，也見之於今天西藏拉薩大昭寺在每（藏曆）年一次（一月十五日晚）的「花燈節」上，僧人男女信眾與游人一起向佛祖敬供果品酥油的參拜禮儀。³那些保存在民間社會的不同宗教中的祖先崇拜、祭祀、巫術、占卜、聖禮等活動，毫無疑問都是宗教「生存性內核」的外在表現形式，延續着人類生存神聖化的歷史。這是任何一部前哲學史的根本內容，後來再逐漸演繹出抽象的思辨概念和思維原則。換言之，我們今天叫做哲學的那些活動，在遠古先民那裏，就是神話故事的象徵敘說。它的文化功能至少有四個：第一，滿足原始「宗教人」（Homo religious）對世界的「解釋」——總是相信有一個絕對的實在即神聖，由此又進一步相信，生命有一個神聖的起源。第二，由此，這一對「宇宙本體」所作的形而上學沉思，反過來又起着維繫氏族部落群體生活倫理秩序的「認識論」作用。第三，有了這些「本體論」和「認識論」的保證，再進一步將當下生活與先前的和未來的生活連接起來，也就有了可能性。第四，最後，「構建」了使人真正擺脫自然

現這些神話故事曾經具有，而且仍然為人所持守的意味。神話影射出人的進化，它再現了人「精神的」世界。啓示正好相反，是宗教的其他形式，表達人的「實踐的」世界。因此，謝林作為一個唯心論哲學家，為神話的辯正發展提供一個假設的圖式。

2. 見漢斯·昆（Hans Küng）和秦家懿（Julia Ching）合著的《基督教與中國宗教》（Christentum und Chinesische Religion; München: Piper, 1988），頁 72。

3. 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百萬紅衛兵，向這些狂熱的青年人揮手致意，接受他們充滿激情的崇拜，這個畫面使我從政治文化運動的角度，更好地理解當今中國人的另類宗教生活。

性——或者確切說，恢復自己自然性——的一種「終末論」。如是，相信人生的無限連續性和向着神靈的超升便渾然一體（天人合一？）。從此，對有限世俗生活進行「反省批判」就有了可能，而且日益成為文化自覺的主要功能。⁴

文化的自覺在近代伴隨着猶太－基督教的世俗化和祛神秘化過程，先是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歐洲宗教的一大景色，此後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大大地改變當時的知識分子、文化人對宗教的看法。在十八世紀，至少在某些社會精英中，確實對作為由理性引導的自然宗教充滿興趣。他們想了解，在所有時代和所有地方中出現的宗教，是否可以回歸到這樣三個前提：上帝的實存、人的靈魂和不朽性。理性佔有最高位置，理性和宗教之間的任何衝突，在啓蒙思想家圈子內通常由有利於理性所裁決。

在此期間，一些哲學家探究某種遠超出基督宗教特有的自然宗教的問題。這些思想家從特定自然宗教（*religio naturalis*）的神學學說開始，考慮人類現存的多樣宗教，把這些宗教看成是某種自然理性宗教的產物，或者是神靈恩典的一般顯現的結果。這種思想表現出對新大陸和民族的現在和過去那些以前實際上不為西方人所知的宗教發現的反思。結果是，歐洲人越來越增加對如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這些宗教的了解，同時也增加對中國的宗教、對沒有文字民族的信仰和習慣的了解。對這些非西方宗教的興趣已經被喚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說，西方人已經從哲學理性上證明，這些宗教的實存是合理的。同樣，人們也重新思考西方的宗教，認

4. 不用多說，只有「終末論」的出現，人對自己才有一個歷史尺度的關照。由此，傳統（前現代）與現代（後現代）的張力，才成為時下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

為它也一樣是合理的。其中，最有代表性而觀點又不盡相同的哲學家有萊布尼茨 (G. W. Leibniz)、休謨 (David Hume) 和康德。他們是謝林 (F. W. J. Schelling) 的前輩，在某種意義上說，又通過謝林以及黑格爾，彰顯出猶太—基督教內部張力的兩極對立：一方面是突顯個體賦予世界以意義的個體性哲學——基爾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尼采、海德格爾，另一方面是訴諸群體現世解放（解脫）的實證性社會批判（馬克思）。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的全球化趨勢，文化多元性與聖化宇宙統一性之間的緊張，挑戰着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和理性智慧。宗教性從具體宗教活動中剝離出來，一方面希望能更好支持哲學對宗教生活的反思，另一方面使世俗生活繼續向着具有神聖意蘊的方向超升。其中隱含的諸多宗教理論與哲學的糾纏，是《文化的宗教性》一書作為背景性討論的前兩章（第一、二章）的內容。

順着我對宗教的神話象徵的四個文化功能的疏理，我讀朱大成博士不無晦澀艱辛風格的著作，便自覺較為得心應手：他首先認為語言解釋世界要有一個絕對（神聖）的基礎，從而確保解釋意義的客觀性和確定性（第三、四兩章）。緊接着，他從諸如「絕對知識」、「實踐哲學」和「無限知識」的角度，具體剖析人的「理性之道」（第五章）。再從人的理性活動轉入確立群體倫理秩序的「善美之道」（第六章），最後是向讀者展示他確認救贖性文化批判意義的一條「生活之道」（第七章）。

我原來也是學的西方哲學，隨着個人生命經驗的積累成熟——其中當然充滿運思的困惑與罪感——漸漸較多地轉向宗教的思考和研究。或者確切地說，懂得研究哲學，離不開宗教，反之亦然。從學理上說，朱大成博士的著作通過對當代三位哲學大師的研究，巧妙地避開了在宗教（性）研究方面通常出現的理智主義與超自然

的信仰主義的對立，代之以這樣四個相互整合的具有宗教意蘊的哲學操作：（一）語言—意義的開豁性；（二）對話式理解的普遍性；（三）倫理性的社群關係；（四）人性之愛的智慧。這種學術研究，堅定了我原來的這樣一種看法：

被人們通常看作是「非理性」的宗教，本身是人的一種本根性的生存現象；然則，「非理性的」宗教與「理性的」宗教學不同。宗教研究不僅吸引幾乎所有哲學家的智力勞作，而且越來越成為各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理性的」研究對象。宗教研究的這種「對象化」過程也許開始於「諸多其他」的範疇，實際上卻隱含着人對自己的部分對象化。換言之，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理智的人倘若沒有同時對他自己、他的過去、他的周遭世界和他對現在的關聯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如何能夠研究其他的人、其他的文化和宗教。進一步說，雖然正在被研究的宗教不會因人的研究而消失，卻由於人事實上能夠將其對象化，因而能夠建立人自己對宗教的自由而肯定對宗教有所改變。總之，人通過運用自己的理智去研究自己的宗教，不僅能夠在理性方面充實自己，而且對自己的本根生存有更多深刻的洞悉。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宗教的文化救贖與生命感悟。按照朱大成博士的說法：救贖有「揚昇」（Aufhebung）⁵和「皈依」（Umkehr）⁶兩個維度。這兩個維度各有側重——前者執着向絕對的邁升；後者則強調人對有限存在的生命感悟。貫穿於文化救贖之整全的生命之道把兩者結合起來，從而開啓出人與神、具體與普遍、

5. 這一德國近代思辨哲學特有的概念，以往多譯作「揚棄」，作者譯作「揚昇」，突顯出其中個體生命向神聖實在超越的深意。

6. 作者原文用的是「扭轉」，我把它改為「皈依」，強調的是人對生命神聖來源的主動回歸。

相對與絕對、當下與永恒之間的哲思地帶：自我理解的普遍性、倫理的社會性、革命性的思憶、愛的智慧。

這裏，我很自然聯想到「救贖神話」的另一種現代敘事模式——馬克思的革命救贖。偉大的宗教思想家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指出，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同樣具有神話結構和自己的終末論內容。而且，馬克思通過一個完整的猶太—基督教的彌賽亞主義，重新構建對這種古老神話的現代敘述模式：由無產階級擔當起預言未來和救世的角色。⁷可惜，馬克思不曾思考過，革命黨人的人性，與它要為之決鬥的舊政黨一樣，同樣不是絕對完美的神性，也有罪與惡的一面。因此，不同階級在歷史中的緊張與衝突，與人類負罪的狀況是一體的。換言之，革命黨人也需要得到寬恕與救贖。

至於說到文化的救贖，本雅明、伽達默爾和勒維納斯給我們展示的是人性的模式：在賦予世界以意義過程中走向絕對，不斷思考倫理生活的本質與自我承擔的責任，向他者和未知者永遠敞開自我自身。由此，個人從生命深處體悟到神聖之大全。

海德格爾說：「只還有一個上帝能夠救度我們」(Nur noch ein Gott kann uns retten)，按我的膚淺理解，這是因為人的生命存在的神聖化，無論是在遠古還是在今天，都始終表現為向那個無限的「神聖者」——我們也可以叫做「絕對的他者」——開放。而所謂人類歷史，就是我們向「絕對他者」開放的「在途中」。

張憲

廣州中大康樂園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日

7. 參見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王建光譯，《神聖與世俗》（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121。

致謝

衷心感謝我學習和生活歷程中良師益友和學生的啟導、幫助、支持、勸勉和禱告，沒有他們，後面的「東西」根本不會出現——我明白不是許多人能夠在超過十年後仍然有信心出版他的博士論文；當我翻譯它時，許多美好回憶湧現：為甚麼我用那個字語、當時的心境等微小細節，只有祝福和感恩。

首先要多謝為我寫前言的拉希（Scott Lash）和張憲兩位教授。拉希精通多國語言，法、德、瑞典語都難不了他，現在還在學普通話；有一次他提醒我，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親口告訴他，伽達默爾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根本的分別在於符象（symbol）與喻意（allegory）。下筆時還沒有機會跟張憲老師見過面，可是如沒有他匿名的推薦，恐怕這本小書還在石沉大海。

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同事和同學，都為我打氣加油，我並沒有忘記他們的愛護。

銘記於心的還有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拉希和莫里斯（Paul Morris）；學士時期的恩師但早已離世的奧克利（John Oakley），是他介紹我進入文化、文學和宗教的共同領域；英國蘭開士打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文化價值研究中心所組織的本雅明讀書會、歐陸哲學讀書會等師友成員；蘭開士打大學社會學系和宗教系課堂和各類學術活動中相遇的教授和同學，尤其是給我當助教

機會的希爾德（Suzette Heald），以及如今已離世的克萊頓（John Clayton）教授；在蘭開士打大學相識的香港、台灣和大陸的同學；以交換生身份在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認識的教授，當時還在奧托蘇爾研究所（Otto-Suhr-Institut）的霍耐特（Axel Honneth）、宗教科學研究所（Religion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的特雷梅爾（Martin Tremel）和只有一面之緣的漢力克（Klaus Heinrich）等等。

片刻也沒有忘記的是，一家在外求學年間，鄧忠華和廖鳳姿夫婦不只多番探望，而且經常以金錢支持，委實感謝；八十年代末服務過的福音證主協會，曾為了資助我到英國學習基督教與當代社會之間的論題而籌款，回應九七為基督教會帶來的新挑戰，這小書可謂其中一份遲交的作業，銘感苦心栽培。

內子、大女兒和提交論文後一天出生的小兒，叫一切的努力成為了愛心的勞動；最後，誠意將這本小書呈獻給父母，雖然父親在我完成學業前已經回了天家，但是上帝的愛顯然比死亡還要頑強。

縮寫對照表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作

- 《迴廊計劃》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New German Critique*, 34 (1985).
- 《波德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London: Verso.
- 《通訊》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and Gershom Scholem 1932-194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文集》七冊 *Gesammelte Schriften*;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闡明集》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 《單行道》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Verso.
- 《哀劇原起》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 《反思》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理解布萊希特》 *Understanding Brecht*; London: Verso.
- 《書信》 *Walter Benjamin, Gershom Scholem Briefwechsel 1933-194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選集》三冊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3 Vol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著作

《對話與辯證》 *Dialogue and Dialectic*;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全集》 *Gesammelte Werke*;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黑格爾辯證法》 *Hegel's Dialectic*;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海德格爾之路》 *Heidegger's Way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良善的理念》 *The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文學與哲學》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Dialogu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格拉圖辯證倫理》 *Plato's Dialectical Eth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哲學之路》 *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哲學詮釋學》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科學時代的理性》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美的配切》 *Releva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譯《真理與方法》 *Truth and Method*; second a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heed & Ward.